



學藝叢刊第六卷小說特刊號

鰥夫

上海泉
漳中學 穆 穆

人間已改換了一番頭面了，從冷酷嚴冬底幽徑裏已一躍而進了美麗溫和的陽春要道。同時我們可以瞻見那宇宙深處——素淡的雲端裏，有一位雅潔的司春的天使在播着春的消息，春的精靈；以及春的一切。

伊把鶯兒逗開了歌喉，花兒掀開了笑靨；田野着上了嫩綠色的舞衣；溪流教會了汨汨的歌唱……甚至於鰥夫王誠之底屋後幾竿野竹，也染上了淺青的春色。

王誠之做鰥夫的原因，從長期的探聽後，還祇能給我們這樣一個模糊的印象：

王誠之的爸爸是個赫赫有名的淮揚縣知事老爺，自然，他的產業足夠供誠之在幼時揮霍的；但現在呢，誠之的爸爸已經睡在地下，所有遺留下來的家產，也經不起誠之早夕呼盧喝雉的浪費，早已化得精光。甚至於連他的爸爸在世時替他定好的未婚妻陳愛琴姑娘，到如今還是無力迎娶。而誠之卻年已弱冠，一方陳家因姑娘耐不住這青春隨它消逝，頻頻

的遣人來催迫，因此弄得他坐臥不安，焦慮萬分！他預料陳家是要體面人家，娶親時決計要有一番非常的熱鬧，但他現在空留着幾間高樓大廈，而兩手空空，非常的熱鬧又那裏辦得到呢？在近來誠之的心境，正可以用「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語淚先流」的詞句來形容他了。

誠之雖也在幼時讀過幾句書，但惡劣的環境反使他往萎靡和墮落的路上跑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誠之獨自在冷寂的庭中閒踱，偶一俯瞰牆角，卻苦吟起「庭草無人隨意綠」的句子來，他果然彎身摘下一枝小草，眼見得這單調的嫩綠的色彩，忽然幻出了五光十色，直眩耀得誠之發怔。

「呀——」的一聲，一個傭人模樣的漢子推門進來，對他微微的點點頭，隨即把右手執着的一封信交給他，一面說：「這是陳家的老爺叫我送上給你！」

他把信接了過來，心頭禁不住一陣急跳，面部不由自主的泛上二片紅色，他並不覺察到那漢子是什麼時候回去的。

他悄悄地回到自己房裏，桌上已厚厚的蒙上一層灰塵，但他並不覺得，他把二隻手靠

了上去，把信拆了開來細看，信上寫的是陳先生叫他去談話。

「去呢？抑是不去？」這二個問題霎時在他腦際迴旋起來，同時他還疑慮到陳先生叫他去是爲了什麼。

「他是叫我去商量婚事的吧！假使我去，他一定會催促我，假使不去，一方面固然對不起陳先生，一方面也對不起愛琴姑娘……」當他想到這裏，忽地又聯想起和愛琴幼時的一件事：

「是十一歲那年的春天吧！爸爸領着我到姜山去掃墓，回來經過陳先生的家，陳先生很客氣的邀我們到他家裏；當時他問我讀書讀到第幾冊了，今年幾歲啦？我回答說是十一歲，他忽然又笑着說要把他女兒愛琴配給我，我當時不知怎樣的一陣羞澀，躲在爸爸的懷裏不敢擡一擡頭；引得他們都笑起來。那時，陳先生又把八歲的愛琴姑娘拉了出來，定要我看個明白，是否中意啊！那時間，那時間我把一隻眼偷視過去，僅瞧着了伊的後影；他們又笑起來，我不得已又躲在爸爸的懷裏。這個時候，是我和伊決定終身的時候！但現在呢？啊！現在是……」他思至此不禁歎了一口氣，二眼也潤濕了。

「空想是沒有用的！目前的事將如何？」他把一方手帕按住兩眼，又繼續的想：「去吧！或須陳先生肯原諒我現在的景況，允許能簡單的結合也說不定。」他於是擦乾了淚，踟躕着到陳家來。

他到了陳家的門口了，他禁不住心的頻繁的跳躍。面部立時覺得熱起來。他伸手想去拉門鈴，但驟然的又縮住了。

「叩叩！」門開了，方纔那個傭人笑嘻嘻的走了出來說：「陳老爺等得心焦了，又差我來催你，不想你卻在這裏發獸！」那傭人帶有輕薄的語氣。

他險些要破口大罵，但他又恐怕陳先生見了他的脾氣要不樂，於是他把這口怨氣嚥住了。

他把勉強的笑臉來對陳先生問安，陳先生把旱煙管裏的煙灰篤篤的敲了出來，冷冷的說：

「你的身份究竟高，要請你二次才到！」這明明是在諷刺他，但只把頭低了下來。
「你耗費的本領真不小！居然在這幾年中，會把爸爸的家產蕩光。這是誰也知道的！」

不過你這樣的混下去，未免太使我失望了！唉！陳先生又把黃的一絲一絲的旱煙塞入黑焦的煙管洞裏。

他有些立不住了，他這時覺得好像坐在針氈上，全身如處於荆棘叢中。

他想他的前途定是失望的了，他把一隻手按到面部上去，只覺得面部是另外的燥熱。

接下去陳先生又是一片冷嘲熱諷；他並沒說一句話……

天已將夜了下來，蒼茫的暮色逼迫他尤其不安，他想他今晚若在這裏吃飯，不知又要受陳先生多少囑囑，而假使同時又見了愛琴姑娘又怎麼辦？他於是又立了起來。

「誠之！你若真的沒力娶時，你怪我另許了人，我的女兒不是祇有你看中的，限你三天裏給我個明確的答覆！」陳先生很認真的說。

他幾乎要放聲痛哭了，但他還不即走，噙着二泓清淚面壁立着。

方纔那個狐假虎威的傭人，此刻已掌上燈來，對陳先生問：

「今晚要留那王先生吃飯麼？怎的放他走了？」

哦！這刺人心肺的冷語！

當他剛走出陳家的門口時，很清晰的聽到一個少女和一個青年男子戲謔聲。

「那青年的男子又是誰呢？」在歸途中，祇有這個疑問盤旋在鰥夫王誠之的腦際。

戒煙社

奉天
瀋陽 洪德熹

一陣陣的朔風，吹來滿天鵝毛般的大雪；S L大學公寓第七號的屋子裏，爐中熾着虎火的火聲，和撲在玻璃窗上的風雪聲，不協調的響應着；晚餐開過了，他們十幾個人，一面淺斟低酌的喝茶水，一面夾七雜八的閒談。

「哈德門漲得太利害了，——一元八角半一包！」大鼻梁的際霄，把煙捲遞給胖子潤，吾潤吾用火燃着，吸了一口，這樣的說。

「嚇！真吸不得咧！」秋鴻打個呵欠，接着說，「兩盒煙不到一天就吸完啦！」

「可不是麼！」維國把凳子拍了一掌，跳起來憤憤地說，「昨天我出去上體操，放在抽屜裏的半盒煙，真倒霉！回來連一支也沒有啦；不用說又是被聽差的小胡拿去啦，你瞧自己

吸不算數，還要拿錢供他花，真夠瘟大頭咧！」

「呃！」望着天花板出神的湛之，放下茶杯，慢吞吞地說，「我從昨天就戒咧——處在現在經濟壓迫的時代，我們把父兄汗血換得金錢，拿來變煙灰，真太對不起良心呀！」

「我也要戒牠了，」樹武把煙頭扔在地上喊着說，「前天我那件棉袍罩，被煙火穿了一個小窟窿；你想！我出門穿牠，過新年也穿牠，就是明年和T女士結婚的時候，還要穿牠，這回被和我開頑笑的一點火星，翻了一個筋斗，燒穿了一個小小的圓洞，再也穿不出去了——這不是活坑人麼！」

「哈！」沛然呷了一口濃茶，還沒嚙下肚子去，聽他這幾句滑稽而帶有特別風味的話，禁不住嗤的一聲，笑了出來，恰巧把躺在牀上哼着「刀劈山關」的調子的楚英的腦袋，濺溼了好幾塊。

「哈哈！哈哈！」

際霄強把劇烈的笑意壓下去，斷斷續續的說：「如果把煙戒除了，於經濟、身體、都有裨

益，實在是一件好事；但恐怕不是口頭說說就能奏效的。」

「那末我們組織一個戒煙社，立些簡約，好麼？」樹武縐一縐眉毛。

「贊成！贊成！」潤吾秋鴻湛之都拍着手兒興奮的說。

「明天是星期，就從明天起首吧，」楚英說，「還要喫喝一頓，作一個紀念會，」

「

喫喝嗎？——就是一個月喫上十頓八頓，也比把金錢變作灰燼的強得多，」樹武彎

腰撿一塊煤，扔在爐子裏，「我先給爐大哥喫塊黑膏子，哈！」

「呸，別叫我嘔心了！」平日不會吃煙的家幹，用口啐了一下，鄙夷似的笑着說，「你們若是饑，就老實的說口饑了……上四合居喫喝一頓吧，不必再用別名目了。」

「你們要是戒絕了，」坐在爐旁烘火的碧如，也擠擠眼睛接着說，「我光着膀子，從這兒滾到後河沿去！」

「噢！」秋鴻把半截紙煙丟在地下，用腳狠狠地踏了一下，「你倆不要侮辱我們的人格！立點志！給他倆瞧瞧！哦，我們一定要戒除牠！」

「呵，一定要戒除——將來好打他倆的嘴巴子！」楚英說着，掏出他那僅有的一支粉包王，「哈，我的愛人喇！明天就要和你脫離關係嘍！我們親親熱熱地，接個最後一次的吻吧！」他把煙插在口內，用火燃着，狂狂地吸了一口。

「這也值得留戀？」淇之「勺丫」的一下，把玻璃嘴子，摔在地上，一塊一塊的屍屑，被燈光耀着，繁星般的雲着眼。

「好，這才有決心呢！」維國跳起來，把半盒紙煙，丟在痰盂裏，濺出的痰沫，汙了正在送茶的小胡的一腳。

「啊！」小胡憤怒嚇到肚子去，悻悻地出去了，走到外面，嘴裏咕嚕着說：「先生不吸，賞給我豈非功德；何必這樣的胡鬧！」

經過一番簡單的聚餐之後，戒煙社組織成立了，他們興高采烈，如同發現了一件重要的新聞，見面時總有這樣的談話：

「喂，你覺得怎樣？」

「呵，像丟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難過喲——你呢？」

「不覺得什麼，不過喫完飯嘴裏似乎癢癢的。」

「可不是呢，別的時候還好受，就是飯後癮難過！」

「哦……含一塊冰糖就好了。」

「喲！那不是去了咳嗽添上喘麼？要把吃冰糖的癮習慣了，那可不是鬧着頑的！」

「不要緊，不是有按日遞減的法子嗎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兩個禮拜以後，煙癮已經減褪七八分了，就是喫完飯，也不覺得怎樣的難過，他們高興極了，臉上掛着成功的喜悅，心裏燒着希望的火把，都這樣的冥想著：

每天省下一角錢，一個月不是三塊錢嗎？一年不是三十六個袁世凱嗎？這數目雖然不算大，但是把牠買一件皮衣穿，不是很抖的嗎？把牠訂些雜誌咧，新聞咧，小說咧……看看，不

是很有趣的嗎？把牠儲蓄起來，照複利的法子計算，十年之後，不是……？呵，有趣有趣！

他們正在盤算這省下來的金錢，怎樣消費的時候，不祥的消息，忽然傳來了。

「湛之先吸啦，碧如在吉順絲房看見的。」

「那可不成！若是真的，非按章程罰他不可！」

「好，一定要罰他，辦他一個破壞公約的罪，上四合居喫他一個不亦樂乎！哈哈……」他們還沒有執行處罰湛之的當兒，際霄從新安市場回來，屁股剛碰到凳子上，「呵，潤

吾今天吸煙啦！我在萬泉澡塘，親眼看見的，他還囑託我，不要宣布他的秘密呢！」

「哼！」家幹鼻子裏嗤了一聲說，「還有維國呢，他那天在衛生理髮店理髮，狠狠地吸了一支大聯珠。」

「維國嗎？」樹武冷笑了一聲說，「他早就破了戒啦！每天在外邊隨便吸，不過瞞着你們幾個人罷咧。」

……
到了新年假期時候的戒煙社，已經是「名存而實亡」了；仔細的考核，守得「冰清玉

潔」的，只有那輕易不大出門的沛然一個人。

「你也吸一支吧，沛然——煙酒是生來的口福，戒牠幹麼？」

「這味氣多末香，你瞧！砲臺王啊。」

「我們生在這個模模糊糊的世界，凡事只得模模糊糊的過去，又何必自己強找苦頭喫呢？——況且他們幾個都已經開吸咧，你還拘泥什麼？難道政府能賞你一個獎章嗎？哈哈，

—

沛然趁着假期的機會，跑出去會會朋友，走了幾處，都是這般的騁他；他覺着「卻之不恭，」便慚作的接受了。

當他獨自坐在公寓，啣着捲煙，偷偷摸摸，很覺難以爲情似的，用力狂吸的時候，忽聽院內脚步踏在殘雪「咣咣咣」的越響越近，他心裏跳動一下，很敏捷的把煙捲丟在痰盂裏。

小胡倒完茶，嗅着室裏浮蕩着清芬的氣味，和繚繞着嬈嬈的餘煙，狠狠地瞟了沛然一眼，走出去，吃吃地笑個不休！

適珍的信

寶山縣立
師範學校 倪式曾

她剛睡得神志模糊將要入夢的時候，一陣遠寺慘涼的鐘聲，又把她慢慢地驚醒了。樓外又是狂烈的吹打着悽風苦雨，她的已經創傷了的心兒！這時又深深地作痛了！她只是在牀上翻來覆去的，再也睡不着了。於是她悄悄地坐了起來，在暗澹的燈光之下，拿她幾封已經破碎不堪字蹟模糊的舊信，默默地念着。

(一)

淑琴吾友：

我現在已經安穩穩地到了這裏了。

我回想剛才我倆在那濃蔭遮遍的渡頭握別的光景，你是默默無言，我是愁眉緊鎖的欲說還休。

我本知道，你是一個靜默寡言的人，我呢？你也知道，我是個不會說肉麻話的人，臨別時，

你是只說了一句「適哥！願你一帆風順。」就再也不說下去了。我是只說了一句「別後善自珍重。」就默默的低頭了，當我慢慢地走下船去的時候，你就回轉頭去，再也不對我看了。哟！我的朋友，我知道你回轉頭去，一定是在傷心地流淚了！但我怎不悲哀呢？當我在船上已經穩穩地坐好了，你才揩乾了眼淚，回過頭來，傷心地望着我，但那時哟！我的船兒，已經離開得渡頭很遠了！淑琴！吾知你目送飛帆，真深恨着舟子的無情呢！

在日落西山的時候，一葉扁舟，把病骨支離的吾，已是穩穩地，載到了這青山綠水的桃花村裏，我剛才走到姊姊的家裏的時候，姊姊方從田間回來，姊姊看見了我，便喜歡得什麼似的，拿出甜美的葡萄酒，名貴的罐頭食物，請我吃酒，我的朋友！我那敢吃呢？吃了，豈不是愈加要病得利害了麼？起先她一定要叫吾吃，後來待吾說了，醫生說，吾這病，煙酒不能吃的，她才默默地拿了進去。

姊姊現在身體很是肥胖，並不像從前家裏時候那般的瘦弱了，這次我去她待遇得非常周到，又是十分的客氣。她客氣了，吾卻反覺得不舒適起來。

姊姊在後園裏，種着許多桃樹，現在桃花正是開放的時候。陣陣的和風，帶着花香，吹進

窗來，清香極了！我站在窗口，靜靜地看着，那些花兒，似乎在那裏對吾微笑，真是可愛極了！

坐了一天的船，現在很是倦乏，想要睡了，明天再寫信給你吧！我在這燦爛的燈光之下，默默地敬祝着我的朋友晚安！

你的朋友適珍二月十六日夜

(二)

淑琴吾友：

三天沒有起牀，覺得十分的倦乏，醫生說，這是不要緊的，來時因為太倦乏了，靜養幾天，就會健全的。

這裏的醫生，是萬分的和藹可親，並不像在校裏請的醫生，那般的殘酷而且狡滑。據姊姊說，這邊的醫院，辦理得十分完美，待遇也是十分周到的，處處都能適合病者的心理。吾給她這樣說了，心裏只是軋軋的，很想去看一看，究竟如何？

前天我寫信給你時，不是說第二天再寫信給你嗎！我真不知道，我竟會得一病三天的，但是，可愛的！這是小病，想來再過幾天，就會好的。請你千萬不要為我悲傷！流淚時時記在心頭。

今天樓外正下着毛毛雨呢，本來是青山綠水的風景，現在又大大地改變了，羣山遠接
着天邊，模糊得幾乎看不出來；細雨落到湖面上，鏡也似的平湖，起伏着許多又細又軟的波
紋。

玉蘭有信寄給我，她說你自我到這邊養病後，沉默得格外利害了，天天終是愁眉緊鎖
的終天的坐在宿舍裏，課也不上。並且還說你不久就要到南京母親的那邊去了。這些話兒，
不知確否，想來也不會瞎說吧！唉！吾的朋友！這是怎樣傷心的話呀！叫吾聽了，怎能不流淚痛
哭呢！啊！親愛的，現在你的病着的愛人兒，他的病已經是在漸漸地好起來了！他是十二分真
誠的望着你，請你莫再悲傷了！

姊姊的菊兒，現在正是童年的時候，她常常唱着極幽美的歌兒，跳舞更是跳得柔軟活
潑。她同吾是十分的親密，她有時叫吾哥哥的，姊姊聽見了，總是捧腹而笑。

呵！快樂的童年生活，真是令我羨煞！

我雖到這裏已經是四天了，但還沒有出過門，美麗的湖山，時常幾乎把吾吸引出去，姊
姊對吾說：你新病初愈，怎禁得刺骨的晨風早露。淑琴！祝你無恙！

適珍二月二十二日